



姜宏敏 著

妻本佳人

他突然就有了一种孤零零的感觉。他很奇怪，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。他不是一直都在盼着有这一天吗？宇霆一直都是他跟文卿的障碍。现在宇霆走了，他就可以去找他梦牵魂绕的女人了。想想文卿也真是可怜。她是个一直在为别人活着的女人…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姜宏敏 著

妻本佳人

他突然就有了一种孤零零的感觉。他很奇怪，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。他不是一直都在盼着有这一天吗？宇霆一直都是他跟文卿的障碍。现在宇霆走了，他就可以去找他梦牵魂绕的女人了。想想文卿也真是可怜。她是个一直在为别人活着的女人……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妻本佳人/姜宏敏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53-1150-0

I. ①妻... II. ①姜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46977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责任编辑: 张皓 cypzhanghao@163.com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9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

印 刷: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318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526

目录

第一章 疼痛起源 1

第二章 逃亡 91

第三章 重逢 117

第四章 找不到疼痛点 143

第五章 父子情深 178

第六章 婚姻延长线 274

第一章 疼痛起源

吕宇霆奇怪地看了少东家吕宇春一眼，又看看天空。天，黑得犹如泼墨，不见月亮，也不见一颗星星。阴冷的西北风打着旋儿在头顶盘旋，卷起的杂草纷纷飘落。墙外似有无数的鬼魅在张牙舞爪地奔突不停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快到半夜了，这个时候去那种地方，少东家他想干什么？

“去家庙干吗？”

“喏，看到我手里的这个木橛子了吧？”宇春比量着说，“你敢把它钉到那口棺材的跟前儿吗？”

“你想跟我打赌？”

宇春点点头。

家庙里的那口棺材很邪乎。据说，少东家的姑姑夭亡后曾用它装殓。当天晚上，有人听到家庙里有吱吱扭扭的奇怪声音。打开棺材，发现人又活了，把人抬出来后不久还是死了。有人便说她享用不起这口棺材。闹鬼子的时候，有个汉奸小队长被八路军打死，想征用这口棺材，结果那盖子怎么也盖不上，只好作罢。因此，有这口棺材停厝在家庙里，到了夜里没人敢来家庙，也没人敢靠近家庙。这个时候去家庙，还要把木头橛子钉到那口棺材的跟前儿。宇霆知道少东家没安好心，所以他狡黠地笑着问：“怎么个赌法？”

“如果你输了，就不许再跟徐文卿说话。”黑暗中看不清宇春的表情，只能听出他的声音中的恶意。

“要是她跟我说话呢？”宇霆故意问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要是东家分派我去她家有事呢？”

“那也不行。”

这可就难了。他本想说服宇春，别这样不讲道理。徐文卿是你少东家的未婚妻，我一个小长工能对少东家没过门儿的媳妇怎么样？但他被宇春的态度激怒了，不想说了，只想跟宇春赌个输赢。还有，他在心底的最深处确实藏着一个秘密，梦想徐文卿能成为他的媳妇儿。所以，他就针锋相对地

问：“如果是我赢了呢？”

“只要她答理你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。”

宇春的回答充满了自信。

宇霆知道少东家就是答应了他也不敢做出越格儿的事来，但他就想出口恶气。于是他逼视着宇春的脸，也充满恶意地问：“真的？不许反悔！”

宇春果决地点点头。

两个意气用事的半大小子来到村口的那棵大柳树下。风，很大也很硬。低垂的柳条像一根根鞭梢儿，在黑暗中无情地抽打他们的脸。强劲的西北风也早就把宇霆单薄的棉袍吹透了。他在瑟瑟发抖。宇春虽然穿着羊皮袄，但也在瑟瑟发抖。远远地看去，黑暗中的家庙有无数的影子出出进进，越仔细看影子越多。尤其是那伸向两边的两面白墙上面，看上去真有许多双滴血的手在挥舞。他们看得有些个毛骨悚然。一阵大风呼啸过后，就听那家庙的大门发出吱吱扭扭的怪声，让人心惊肉跳。宇霆的后背紧紧地贴在树干上。这样，恐惧似乎就减轻了不少。

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马灯的灯苗在灯罩里乱窜。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有了这盏马灯更显得黑影绰绰，神秘莫测。宇春在灯影里看着宇霆的脸也怪怪的，惨白得有点吓人。突然一只猫从附近蹿过去，吓得宇春一激灵。他想打退堂鼓，可是当他看到宇霆哆哆嗦嗦的样子后，就告诫自己要坚持，绝不能输给宇霆。

宇春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牙齿磕出声来，免得宇霆看出自己的恐惧。他把锤子和木橛子丢到地上，说：“这样，咱俩现在抓阄。这里有两个纸团，一个写着‘先’字，一个写着‘后’字。谁抓着‘先’，谁就得先去家庙。”

宇霆决绝地说：“中。”

宇春把写好字的纸团摊在手心儿里伸手让宇霆抓。宇霆刚要抓又把手缩了回来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不中。我不识字。谁知道你那上面写的是什么？”

宇春有点意外。没想到宇霆这家伙这么狡猾。他无奈地把那纸团展开，两个纸团上其实都写着‘先’字。他故作大度地把纸团随手扔掉，说：“那，咱们猜枚吧，谁猜输了谁去。”

宇霆想了想，点头说：“中。不过，这回得我弄。”

宇春点头同意。

宇霆随手从地上抓了个石子儿给少东家看了看，然后把手放到背后鼓捣了一阵又伸到前面来，说：“你猜我哪只手里有石头？”

宇春想了一下，指着宇霆的一只手说：“这只。”

宇霆不情愿地展开手，手心里果然有一个小石子儿。

宇春笑了，他恶毒地笑着说：“你输了，先去。不过，我有话说在前头。这个槌子必须钉在紧贴棺材头前面一步远的地上。远了，歪了，都不算数儿。”

宇霆却说：“如果咱俩都没输怎么办？”

宇春一下子被问住了，他原以为宇霆一定会被吓住的，没承想宇霆竟敢接招儿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是庄家，按规矩就算我赢。”

这就有点不讲理了。不过宇霆坚信宇春是个贵己孩儿，绝对不敢去家庙的，自己一定会赢，所以他拿起木槌子和锤子看了看，然后毅然地走向家庙。

宇霆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黑夜里，宇春也紧张起来。他希望宇霆被吓回来。宇霆跟他讲过害怕晚上进家庙，更害怕家庙里的那口棺材。他也害怕。都怨家里的那个老长工，一到下雨阴天就给他和宇霆讲发生在家庙里的鬼故事。现在，那些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景都活灵活现起来。他已经能隐约听到一种怪怪的声音从家庙方向传过来。他知道那是幻听，但还是能听到。忽然，他觉得有人在后面看他，连忙回身看却是什么也没有。宇春索性也学宇霆那样，闭着眼睛将后背紧贴在树干上。恐惧可真是最要命的事情。人怎么才能不恐惧呢？为了忘记眼前的恐惧，宇春开始胡思乱想。他把想象中所有令人恐惧的事都想了一遍，宇霆还没回来。他觉得时间仿佛停止了。他真想不等宇霆自己先跑回家去。但他知道那样的话他就真输了，所以他在拼命地坚持。

宇霆终于战战兢兢地来到家庙跟前。这段不过三五十丈的路他觉得走了一辈子。他伸手去推家庙的门时，手臂已经软绵绵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。大门慢慢开启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。大门洞开时，那口巨大的棺材影子一下子压迫过来。虽然他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，可还是吓得一激灵。他没敢马上就进门，而是探头朝里看了看。黑魆魆的家庙里黑影憧憧的，不知道多少魑魅魍魉在里面嘁嘁喳喳地窥视着他。宇霆吓得转身就往回跑。跑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，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追出来抓他。他便又回到家庙门口，试探着踏进了门。

一旦进了门，尤其是看见了那大棺材就在眼前，宇霆反而不再害怕了。再大着胆子仔细看，家庙里面确实也没什么东西，就是些桌椅板凳。刚才，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。所以，他干脆把后背倚靠着棺材，弯腰用锤子开始钉那个木槌子。开始的时候，锤子怎么也砸不着木槌子却老是砸自己的手。渐渐地，他手里的锤子就有了准头儿。之后，他几下子就把木槌子钉住了，

他还用手晃了晃，那木橛子一动也不动。抹了一把汗津津的脸，他把锤子一扔，心说，少东家，下面该你表演了。想到这，他恶狠狠地笑了起来。笑完之后他就要出门。可是，他迈步要走时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儿。好像有什么东西扯住了他的棉袍大襟儿。他的头发丝一下子就立了起来，头皮一阵发麻。但他马上想到，这是少东家在捣鬼，一定是少东家刚才趁自己不注意时溜进来吓唬他。他便说：“快松手。你这样不算数儿。等我走了，你再重新来。”

可是，那只手还不松。他回头看了一下，后面根本就没有人，他一下就蒙了。他试着拽了拽，棉袍的后襟确实被那只手死死地扯住了。他的头“嗡”一下，后背一阵冰凉，失声尖叫着拼命往外蹿。

宇春被宇霆的尖叫声惊得一激灵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想过去看看又不敢。他有点后悔了，觉得打赌的事有点闹大了。真要是出了点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办？他正想着，就见一个黑影从家庙里蹿了出来。

渐渐地，那黑影跑近了。宇春看真了那是宇霆，就惊惧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宇霆直到现在才惊魂稍定，因为扯他衣襟的那只手并没追出来再扯他。他到这时还不忘跟少东家斗法，所以他装糊涂地反问：“什么怎么了？”

宇春奇怪地问：“我刚才听到你叫了一嗓子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听到鬼叫了吧？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宇霆并不松口。

宇春早已明白了宇霆的意图，这是想故意吓唬他的。于是，他便在宇霆身前身后转着圈儿地查看。忽然，他发现了问题：“哎，你的棉袍襟怎么撕了？”

宇霆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撕了。多亏他跑得快，不然的话说不上能出什么事呢，他真是后怕。

宇霆兀自后怕，宇春心中再次打起了退堂鼓。

宇霆见宇春要跑，就急忙催促道：“现在该你去了。你不去就算我赢了。咱们有话在先。我跟徐文卿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宇春犹豫着，他想跟宇霆讨论一下刚才的事情。于是他就扯着宇霆坐下：“哎，你说刚才扯你的是什么？不会是躲进去的贼人吧？”

宇霆不坐，故意说：“不知道。反正不像是人。”

宇春威胁他说：“你不说明白了我就不去了。”

宇霆并不害怕：“我不管，反正我是去了。你要是不敢去，就算你输了。”说完他就怪模怪样地看着少东家。

宇春见他这样说，就决绝地站起身：“不说拉倒。你以为我就真不敢去了？”宇春说完就要拎马灯。宇霆拦住他：“不许照亮儿。”

宇春坚决要拎马灯去。

宇霆愤怒了：“你要赖！你欺负人！”

宇春真的想要赖了，他狡辩道：“你事先又没说不行。”说完也不等宇霆答应就提着马灯朝家庙走。

宇霆在后面恶狠狠地撵了一句：“让恶鬼吃了你！”

宇春也不理睬他，拎着马灯来到家庙门口。他先把马灯探进家庙内照了照，见里面没什么异样才走了进去。进门后，他一眼就看见宇霆弃在一边的锤子。接着，他看到了棺材跟前钉在地上的木橛子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他发现木橛子把一截棉袍的后襟儿给钉在了地上。宇春恍然大悟，原来宇霆是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他笑了，然后就大声召唤宇霆。

—

风把荒野里的残雪刮成一条线儿，撵着一条蛇沿着弯弯曲曲的七里河跑到了一座村庄。这座村庄大部分的农舍都是草房，房上的积雪结了冰，冻在了房草上。在房草上架起的石板烟囱冒着淡蓝色的炊烟。烟囱周围的雪化成了晶莹的冰溜儿，悄悄地润湿了灰色的房草。

这是胶东半岛上最普通的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叫凉水湾。村口有一个水泊。夏天，一泓碧水像块绿莹莹的翡翠，彻骨地凉。凉水湾的名字也由这水泊而得。此时，凉水湾已结成了青青的一片冰。

凉水湾这个村庄，像那乡道上的一块石头，很难让人记住。倒是那坐落在村口的吕氏家庙让人过目不忘。它像一口巨大的棺材，停厝在原野上。此时，有一群孩子从家庙里跑出来。孩子们的喊声和笑声，震碎了沉寂，让这寂静的冬季有了生气。

从家庙里跑出来的孩子是一群学生，年龄和个头参差不齐。学生们打闹着，说笑着——有的提着手炉暖手；有的把手抄在袖筒里，把书本夹在腋下；有的咯嘣咯嘣地嚼着粉红色的炒花生。他们放纵地奔跑着，风一般从一个半大的小子跟前掠过去。冬天的土没有黏性，都浮在路上，孩子们跑过便踏起一阵扬尘。尘影里，那个半大小子显得很孤独。

嚼花生的学生看了那个半大小子一眼，回头对提手炉的学生说：“吕宇春，听说你们家小长工勾搭你没过门儿的媳妇儿徐文卿。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宇春回身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放你妈的狗臭屁。他勾搭你妈了，给你当后爹。”

宇霆站在路边艳羡地看着学生们从跟前跑过去。然后，他才独自一人向吕氏家庙走去。来到家庙前，他并不急于进去。他站在旗杆下看着家庙。家庙斗拱飞檐，有一种飞动的感觉。在他的眼里，家庙太雄伟了，他不得不仰视。家庙的大门是关着的，左右斗大的字写着楹联。门口的两尊石头狮子让他感到震慑。

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大门时，还是吓了一跳。

他每次推门时都被吓一跳。家庙的门里迎门摆着一口巨大的棺材。在宇霆的眼里，这棺材占据了整个家庙。他每次来请先生都打怵看见这口棺材。他真的担心，什么时候东家差他夜里来家庙办事。

昏暗的家庙里死气沉沉。教书先生徐茂林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儿。宇霆侧着身子从棺材跟前挤过去。他后腰里有点抽筋和错位的感觉。他恭敬地来到先生跟前，没有马上叫醒先生，而是默默地端详着茂林先生。先生醒着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端详过先生，也不敢。茂林先生很瘦，像棵被人弃在这里的枯树。他的脸色也有点像树皮，又灰又暗。茂林先生的鼾声却很响很有力，有点像东家牲口圈里的牲口打响鼻。茂林先生穿一件蓝棉袍，虽然身上有几块补丁却是很干净。教案上放着他的瓜皮帽。帽子旁边放着他的老花镜。教案的前面是十几张简陋的书桌和板凳。

茂林先生睡得很熟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醒了，宇霆怕东家着急，便恭敬地小声唤道：“茂林先生，东家让我来请先生家去吃客饭。”

茂林先生睁开眼，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好一会儿才从椅子上站起身，威严地说：“前头带路。”

宇霆赶忙紧走了几步在头里等着，他跟茂林先生的距离一下子又拉远了。因此，他很是伤心。他不明白，这老先生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温和一点，总是这么严厉呢？

茂林先生从容地把案子上的瓜皮帽抓起来很庄重地戴在头上，跟着宇霆往外走。宇霆再次走过棺材时使劲憋足了一口气，生怕被棺材吸过去。他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可是茂林先生像是在故意跟他作对。只见茂林先生站在棺材跟前端详着，仿佛在欣赏一件稀世宝贝。

茂林先生并不知道宇霆的心思，他当然也不是跟宇霆作对。他每次路过这口寿材都要好好地看上一眼。这是一口正宗的柳州楠木寿材。常言道：住在杭州，穿在苏州，食在广州，死在柳州。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到死的那天也不可能混上这么口寿材。所以他就非常珍惜每次路过的机会多看两眼。他又围着寿材转了一圈儿。这口寿材的做工很精细，上面的花饰

都是贴金的。寿材的正面材头上画的是碑厅鹤鹿，琉璃瓦大厅上空展翅腾飞着两只雪白的仙鹤，大厅两旁是苍劲的青松、柏树，大厅前面是草地，草地的中间是石阶路径，显得十分清洁幽雅，整个寿材头装饰得犹如仙界居室。寿材的两旁分别画着两条正在腾云驾雾的黄金龙追逐戏弄着宝珠。龙的周围画着吕洞宾等八仙用的兵器，还有梅兰菊竹、桃榴寿果等。那画儿很得唐三彩的遗风，使得整个寿材庄重大方，色彩层次分明、绚丽有序，线条飘逸流畅。茂林先生不由得感慨，一个人在死后能够与身相伴这么多物质的、精神的东西才能够舒坦地走上黄泉路啊。宇霆哪里知道老先生的心思，他想催茂林先生快走，却又不敢。他的心里不由得一阵腻歪，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东西有什么好看的。他站在院子里觉得很冷，脚底下像有什么东西在撕咬他的脚，忍不住便轻轻地跺起来。终于看见茂林先生恋恋不舍地出了家庙，宇霆停止了跺脚。茂林先生看出了宇霆的不耐烦，他不满地看了宇霆一眼，抬腿就走。

宇霆双手抄在袖筒里，紧紧地跟在后边。他还在奇怪，茂林先生为什么那么稀罕那棺材呢？茂林先生忽然停住脚，回头冷眼打量了宇霆一眼。这个小长工经常在他家里晃悠，虽然是东家吩咐去的，但茂林先生看出这小长工对他闺女徐文卿有非分之想。他在心里闷哼了一声，问：“你叫吕宇霆？”

宇霆赶紧跑了两步撵上来，笑着点点头。他没想到茂林先生会答理他。

茂林先生觉得他的名字与他的身份不符，就问：“谁给你起的名字？”

宇霆更没想到茂林先生会跟他唠嗑，他连忙感激地说：“是先生给起的。”

茂林先生好奇地问：“哪个先生？”

宇霆讨好地说：“咱凉水湾周遭十里八村的，除了茂林先生，哪还有第二个先生啊？”

茂林先生的脸上微微地有了点儿笑意。村里村外的人家生了孩子不少都来求他给起名字，所以他也就记不起哪个孩子是哪家的了。

宇霆知道他是想不起来了，就提醒说：“是我爹求先生给的名儿。”

茂林先生并没有想起来宇霆他爹是哪一个，问道：“你爹也是吕家的长工吗？”

宇霆黯然地说：“是。不过，我爹不在了。”

茂林先生愣了一下，问：“你在吕家扛几年活了？”

宇霆以为茂林先生能跟他谈论一下他爹，但是茂林先生却没说他爹，他不免有点失望。“我在东家五年了。我爹去世那年，吕财主看我家没地也没别的营生，就让我过来了。”

茂林先生听了就告诫道：“这是吕家行善哪。你得记住这个恩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得出去讨饭。赶上大雪天，冻不死也得饿死。”

“我娘也这么说。”宇霆真诚地说。虽然他也姓吕，但每逢这个时候他自然地就把自己排除在吕姓之外了。在他的意识里，吕家就是专指东家。

茂林先生不再说话。他们便继续一前一后地走路。远远地看去，这一老一少像野地里的两棵移动的枯树。

二

青砖黑瓦的吕家大院坐落在村子的中央，院门口是片很开阔的空场儿。院门的东侧是一根大青石的拴马桩。紧挨着拴马桩的是一棵双株连理的参天柳树，遮下的阴凉能覆盖了整个大门。门前的这个空场还是后生们练功夫的所在。到了冬闲季节，早晚这里都聚拢好些后生，由吕家请的师傅教功夫。宇春是少爷也娇贵，既不跟着练沙袋，也不站马步，只学一样点穴手。宇春本身就很灵气，又专学了独家的点穴功夫，疯打疯闹时半大的后生们经常着了他的道儿就暗生畏惧。

茂林先生到的时候，吕财主不在。他被让到了客厅。下人便去报告女东家。

宇春的娘是个很白净的中年妇人。她正坐在炕上纳鞋底。阳光透过纸窗中间的一块玻璃泻到炕上，鸡黄色的炕席泛着柔和的光，更显出她的娴静来。她娘家也是一个叫三里庙的通衢重镇上的大户人家。她天生富贵命，没受过任何挫折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孩子太少了。宇春之上虽有三男二女，可是都没活过十岁就夭折了。当初媒人上门时，父母并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因为吕家人丁不旺。嫁过来后，她就拼命生孩子，但是最后还是只剩下宇春一个独子。其实，她娘家人丁也不怎么旺，哥哥在北平念完大学后就回家来了。人家请他做事也不去，整天窝在家里读闲书，也不知道管家，结果被管家把家产都给倒腾出去了。她一个女流之辈，虽然有心却也管不了。所以，她从小就教育宇春要长本事，不要学大舅当书呆子。她主张宇春念点书就中了，还是得去找个事做，不务农也行，但不能把祖上的家业给败了。她早就看见宇春进院儿了，接着就听见“嗵嗵”的脚步声。宇春一挑门帘子就兴冲冲地冲了进来，把手炉放到炕桌上，笑嘻嘻地先把手伸到她的怀里摸奶儿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只要没人的时候就必须摸奶儿。因为金贵，宇春吃奶吃到十岁。睡觉的时候也是要摸着娘的奶儿才能睡着。娘的奶儿就像是催眠的故事和吃食，他经常是手里攥着娘的体温进入梦乡。

宇春娘慈爱地笑看着儿子。每到此时，她的内心便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袭遍全身。她忽然想起件事来就说：“春儿，快起来。有正事要办。”

宇春起身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准备准备，一会儿就带着宇霆去趟先生家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去送点粮食。”

宇春笑了，一个高儿从炕上跳下地，挑一下门帘就出了门。这时，下人进来告诉说，亲家来了。她是小脚女人，连忙从身旁拿过那双粽子一样的鞋子往脚上套。丈夫赶集还没回来，她必须赶紧过去招呼，陪着唠唠嗑，不能怠慢了亲家。

三

吕财主从容地从马背上下来，看着下人把大白马拴到拴马桩上。吕财主是个不怒自威的男人，穿了一身酱色的团花长袍，长襟一直盖到脚面儿，走路时隐约能看到他穿了白布袜子，鞋是黑呢子面儿的。从衣着和仪表看，他的形象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。他赶着从县城回来，是要跟亲家再细致地说说孩子的婚事。他今天去赶集，顺便把戏班子也给定下了。孩子结婚必须唱台大戏。自打小鬼子进了山东，凉水湾还没请戏班子唱过戏。总算把小鬼子赶跑了，得热闹热闹。

拴马的人，是一个穿黑粗布棉袄的汉子。这汉子叫吕树鑫，是吕家管事的长工。树鑫把大白马拴好后又拍了拍马背。那畜生温驯地眨了眨眼睛，竟像是有些害羞的样子。这匹大白马，通身没有一根杂毛，高大俊气，皮毛光滑，犹如质地优良的缎子。别看它现在温驯，那是因为熟悉吕树鑫。其实它性子异常暴烈，生人根本不能近前。只要有生人靠前，这畜生便躁动不安甚至扬起前蹄示威。那四只蹄子均有碗口粗，踢到人非死即伤。

忽然，院子里有了动静。原来是茂林先生听说亲家回来，连忙跑着碎步迎出来。二人作揖相见，很是客气。吕财主礼让亲家进院儿。茂林先生忽然看见了大白马，便停住脚步凑了过去。

“先生小心。”树鑫连忙提醒，“这马认生。”

茂林先生被吓住了，他也知道这匹大白马性烈，但他不满树鑫的话。他怎么成了生人？这下人分明是心存不敬。他就这样退回来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生人了，那他以后还怎么在这大院里出外进？自从与吕家定了这门亲，他一直很敏感，生怕别人在背后说他们门不当户不对。其实他祖上也是这一

带的大家族，只是因为上辈出了败家子才中道败落，他也落得教书吃百家饭的境地。

见茂林先生还要往前靠近大白马，吕财主也紧张了。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制止这位倔犟的老先生。他知道这老先生很自尊很好面子，在众人面前更是如此。大家正犹豫较劲的当口，茂林先生已经到了大白马的近前。奇怪了，那畜生今天却是没有发作。吕财主和吕树鑫都很纳闷，也都舒了一口气。这畜生还真给大家面子。茂林先生得意地回头看了树鑫一眼，便伸手去抚摸大白马，嘴里还朗声赞叹道：“真是匹良驹宝马啊。”

他刚伸出手，没等摸到大白马，那畜生早已一声嘶鸣，前蹄就扬了起来。待大家再惊恐地看时，可怜的茂林先生早已惨死蹄下。

太阳当空直照在乡道上。风也停了，天似乎又暖了许多。宇春一晃一晃地在前面走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并不回头：“哎，宇霆，我怎么觉得这天有点像春天了。”

真能胡说八道，这还没进腊月门儿呢，怎么能像春天呢？宇霆情绪低落地跟在后面赶着毛驴，并不接他的话茬儿。上次在家庙打赌以后，宇霆就一直没再跟文卿照面儿，他也不敢。今天没办法，东家派他跟着宇春去给文卿送粮食。他不知道见了文卿怎么办。他打定主意，就按少东家的意思来，不跟文卿说一句话。宇春没听到接话儿就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又继续走，并不等宇霆接话儿。

驴背上搭着两个粮食口袋。毛驴一撅一撅地走着，像个没长大却负重的孩子，让人看着有点可怜。宇霆没好气地朝它腓上踹了一脚，毛驴便惶恐地朝前小跑起来。

宇霆也不去撵那畜生。他知道那畜生认识路。茂林先生的家在口子后。口子后与凉水湾隔着一个小岭，岭上有一道五丈宽的口子。过了口子就进了村子。

茂林先生的独生闺女徐文卿正坐在炕上纺线。纺车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，更衬出这屋里的寂静。文卿穿了一件水红色的小棉袄，领口和袖口都洗得有点发白了，但穿在她身上一点都不显旧，配着她白皙的皮肤煞是好看。阳光透过窗纸射进来，她的身影和纺车的影子像幅剪纸印在炕上。文卿的表情很淡定，可以感觉到她内心的恬淡，波澜不惊。长这么大，虽然爹娘把她宝贝似的养着，但却没给她什么富贵，家境太贫寒了，但是，他们却给她找了个好婆家。尤其是女婿让她满意。她常常是一想起宇春就浮想联翩，有

时梦里梦到了宇春都能笑出声来。可能是她又想到了宇春，竟“扑哧”一下笑了。她笑起来更好看，长挂脸儿，眉眼清秀，让人难忘的是那肉嘟嘟的小嘴儿。她的眼睫毛又黑又长，让人看了就怦然心动。

“文卿！文卿在家吗？”忽然，外面有人喊。

文卿又笑了。笑的时候，脸上又多出一对醉人的酒窝来。她丢了手中的摇柄。飞动的纺车没了动力慢慢地停止了转动。文卿轻快地起身跳下地。

文卿从屋里出来时，宇春已经进了院子。他的手里依然提着那柄小手炉。文卿笑嘻嘻地把手凑过去烤火取暖。

“娘让我和宇霆来给你家送点粮食。”

文卿这才发现，门口有头毛驴正在往门里挤，但那畜生只进来半截身子。它的后半截身子因为背上有粮袋卡着，怎么也进不来。越是进不来，它就越拼命往里挤。看着毛驴这么倔，文卿忍不住便笑起来。她越笑越厉害，竟笑弯了腰。宇春起先不知道她笑什么，等明白过来后也笑了起来，他边笑边大声提醒院门外的宇霆：“哎，宇霆！驴被卡住了。”

文卿止住了笑，冲着大门大声问：“宇霆！你在外面吗？”

宇春把文卿的脸扳过来，说：“不许对他太热情了。”

文卿笑说：“看你小气的。他不是你家长工嘛。我这是爱屋及乌。怎么？你还怕他把我给抢跑了？”

听见文卿喊他，宇霆在驴屁股后面露出一张汗津津的脸，冲文卿笑了笑又埋下头去推驴。宇春便喊：“宇霆，你别往里推了。还是我从里面往外推吧。”宇霆果然不使劲儿推了。宇春便上来往外推驴。可是，驴的犟劲上来了，它甩着头躲避宇春依然坚持往里钻。宇春的犟劲也上来了，他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就不信了，你这畜生还能犟过我。”

见宇春这样，文卿又笑。

这时，宇霆在外面喊：“少东家，你在里面推了吗？”

宇春站直了身子回答：“这畜生不听话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那毛驴硬是拱进了院子，倒把粮食口袋落在了门外。光杆儿毛驴站在宇春跟前不知所措地打着响鼻。

透亮的大门口宇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见此情景，文卿一捂嘴，又憋不住笑了。

宇霆连忙狼狈地扛起粮食口袋进了院子。

这时，有人来报信儿，说茂林先生被吕家大院儿的大白马踢死了。

事情急转直下，忙婚事的人开始忙丧事了。吕财主说，无论如何先把先生发送走了，别的事再议。然后，他就派人去把徐文卿请过来，跟她商量相关的事宜。

文卿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未来的公公，她感觉对面有股绵绵不绝的压力压过来，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。她真希望此刻有宇春在她身边。

“孩子，这是个意外。我这心里头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。”吕财主温和地说，“十里八村儿的都在看着咱呢。咱一定要把亲家的后事办好，不能让人笑话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就跟我说。”

文卿心里暖烘烘的。她听懂了未来公公的意思，他特意强调说是亲家的后事，这是在暗示她，婚事不该受影响。她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件事是个意外，不能因为这个意外，把这桩婚姻葬送了。她表示，没有特别的打算，一切悉听这边的安排。

文卿回到家中，却见堂叔早已等在了家里。堂叔问她是怎么打算的。她便把吕财主的意思说了。堂叔摇摇头说，这事得从长计议。文卿怪堂叔多事，怕他生出事端坏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平时，这个堂叔在她的心里也没多少分量。她爹也从心里烦这个堂叔。她爹说，就是这个堂叔的父亲把他们这徐家老大一个大家给败了。但是，堂叔是长辈，这个时候又不能不听他的话。

“您怎么个计议法儿？”

“不能就这么草草地下葬。”堂叔胸有成竹地说，“我听说，吕家家庙停着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。他吕家必须用这口棺材发送你爹。”

文卿并不知道这楠木棺材怎么个好法，但她觉得堂叔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就点头同意。但是，当她堂叔去吕家把这个意思提出来的时候，吕家却没有马上点头同意。这样一来，文卿的心里就有点不自在了。那口棺材再贵重，也抵不过我爹的命重啊。她准备亲自去说，如果这事不行，她就退亲。

文卿的堂叔一走，吕财主就知道有麻烦了。他当时没马上答应是有苦衷的。昨天晚上，他的妹夫王会元突然来了。这个王会元可是个人物。日本人在的时候，他是伪县长，杀人魔王。日本人投降后，他也失踪了，不知怎么突然就出现了。王会元说，他要远走了，到南方去。可是他手头有些东西不方便带，想存在大哥这里。一来大哥是共产党的村长，东西放在这儿安全。二来大哥的人品他知道，不会把这东西给吞了。吕财主冷笑，你就不怕我把东西交给政府？王会元也冷笑，大哥知道我是喜欢赌的。我在赌场上从来不输。东西你尽可以交出去，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。谁叫咱们是亲戚呢。但我的东西若是少了一根毫毛，我就找凉水湾的人要。这不是威胁。

吕财主知道这个人说到做到。没办法，等王会元走后他只好偷偷地把王会元的这笔浮财藏到了那口棺材里。这事又不好说，怕别人知道了坏事。如果这事传到政府，东西被搜走了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他想再给亲家买口好棺材，但是，那边传过话来，就要那口棺材发送人。无奈，吕财主只好想办法把东西倒腾到别的地方，把棺材倒出来给亲家用。但是，两家产生了误会。

茂林先生意外地躺在了他生前艳羡的寿材里。

茂林先生的灵堂例外地设在了吕氏家庙里。这有点不符合规矩。但是，吕氏一族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。先生的祭奠成了凉水湾的公祭。凉水湾人用最隆重的礼节发送了茂林先生，如果他能有知必定幸福无比。

先生唯一的女儿徐文卿跪在灵前。文卿看到了这隆重，但她不知道父亲的感受。到现在，她对死亡也没有质感。她木然地看着那巨大的棺材，她的父亲就躺在里面。看着看着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躺到这里的人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她爹没了。没了就是死了。死了就是你无论在何时何地喊爹，都没有人答应了。生与死就这么简单，活生生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。死去的人跟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关系了，但活着的人对逝者的纠缠却是没完没了。因为相依为命的父亲死了，这几天文卿就像个东西一样被搬来搬去。她的生活被死亡打乱了。她不能再继续过那种足不出户、恬淡单纯的日子了。再不能白天在家纺纺线，晚上跟爹说说话，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。等到明天把这口棺材抬到坟茔地埋了以后，她爹就消失了，消失在泥土之中了。她再也不能喊爹了。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绝望袭上心来，一种不曾有过的疼痛遍布全身，她找不到疼痛点却是全身都疼痛不堪。于是，她先像猫一样细细地叫了一声“爹没了”，然后就昏天黑地地哭号起来。也不知道是谁上来扶住了她，她就顺势放纵地倒了下去。

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文卿止住了哭声。她仿佛把五脏六腑都哭空了，茫然四顾周围的人都在忙碌，人们都是一脸的悲戚，可她似乎一个都不认识。她只认识一个人，那就是宇春。他是她唯一的亲人。看到了他，她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回到了心里，空了的腔子也都充实起来了。她又活过来了。

宇春和几个学生也都是披麻戴孝地跪成一排。

四

白天，站在吕寡妇家的院子里可以越过围墙看到吕家大院的黑瓦屋顶；晚上，吕寡妇家的院子就掩在吕家大院巍峨的黑影里了。